

台灣上官鼎真品全集

迷劍飘香

下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迷劍飄香下

(台灣)上官鼎 著

迷剑飘香

[台湾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闻一

出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刷:郑州文华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印张:20

插页:8

字数:450,000

印数:10,000

版次:1999 年 3 月第 1 版 199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—5396—1740—3/I·1620

定价: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十二章 无月楼风波

公孙天健吼道：“胡朋友，你滚吧，本化子不和你一般见识！”

胡汉鼎道：“太晚了，你要我滚也不容易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你要怎么样？”

胡汉鼎道：“不给你点颜色看，你也许不知道本门的厉害！”

话声一落，他一拍手，道：“贵帮弟子将会像如此样地尽诛而死！”

但闻砰地一声重响，那屋门倏地被人重重踢了回来，数个化子被人用一根长矛活活钉穿在一起，直朝屋里倒下。

公孙天健目嘴欲裂，道：“这……”

他仔细定神一瞧，这些死去的弟子全是自己授命严守屋外、不准轻离半步的门下弟子，登时心颤发乱，一股血气涌了上来。

他吼道：“姓胡的，你过份！”

胡汉鼎阴笑道：“这只是小手段，阁下如果执意不加入本门，北派丐帮只怕从此被铲除殆尽，斯时休怪在下！”

公孙天健吼道：“好，胡汉鼎，我先杀你！”

胡汉鼎摇手道：“公孙先生，你先思虑再三！”

公孙天健双目通红，道：“你杀我弟子，我还要再思虑什么？”

他盛怒难抑之下，挥掌一招攻了过去。

正门北派弟子中以公孙天健的辈份最尊，武功也最好，一掌劈，毕集数十年的功力，那股劲力当然是非同小可，威裂金石。

但胡汉鼎仿佛也不简单，硬是将这沉重的一击化解开来，行家一伸手，便知有没有。公孙天健虽然在暴怒之下，也知道自己遇上了劲敌，立刻收敛心神，凝气归一。他精神一振，道：“胡朋友果然有两下子。”

胡汉鼎道：“哪里，哪里，你也不错。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你再接我一掌！”

他一低身子，一抡拳影有若电光石火样击了出去。

胡漠鼎一震道：“破玉拳！”

突然，一道人影冲了过来，道：“公孙兄，不能拼！”

对方的身子更令公孙天健震骇，以他击出的快速，这人竟能轻易地把他那击出的拳掌硬拉了回去，仅这种功力已属武林罕见。

他双目一瞪道：“范兄！”

范悟天一瞪道：“公孙兄，拼不得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为什么拼不得？”

范悟天道：“眼下贵派弟子已因公孙兄一句话而损伤不少，如果你再拼下去，贵派弟子将不知又要死亡多少！”

公孙天健一楞道：“难道你要我投降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不，我决没这个意思，不过……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你是什么意思？”

范悟天苦笑道：“公孙兄对小弟误会颇深，既然你执意要拼，本谷主也不敢相拦，不过贵派的损失将相当惨重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怎么样惨法？”

范悟天道：“公孙兄可否移驾前去一观！”

公孙天健怒道：“去哪里？”

范悟天道：“王家胡同呀！”

公孙天健神情惨然一变，王家胡同是北派丐帮的大本营，那里门中弟子千计，范悟天一提那个地方，公孙天健的心情便像被人重重地击了一拳。

他惨声道：“范兄，你出卖了我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不！我想帮助你！”

公孙天健哼了一声，移身朝屋外跨去，直往王家大胡同行去。夕阳带着无限娇柔渐渐归于黯淡！

江湖上提起王家大胡同无不联想到这是北派穷家帮的发祥地，这里三教九流、五花八门几乎无所不包，无所不有，所以王家大胡同之名可与北京的天桥媲美！

但有一点与天桥不同的是这里凡是在混混糊口的，全是在行的“丐帮”，若非是穷家帮弟子，则休想在这大胡同里立住脚跟。

休看这仅是一条胡同，它的繁华并非亚于一条大街，举凡各种货摊子应有尽有，只要能说出名的东西，在这里全能买到！

尤其是入夜，华灯初上之后，这里便显得与众不同了，人潮不断，杂耍全出笼，凭着这些的确吸引了不少人，但最吸引人的还是这里的无月楼！

无月楼，天上无月星隐晦，人间无月星自灭！

这无月楼最出名的是这里有位红莲姑娘，不但人长的漂亮，歌词琴赋，更是绝倒古今。提起红莲，使人立刻又想到她妹妹白藕，红莲白藕原是一家人，但白藕人虽小她姊姊二岁，可是琴剑书画，似有凌驾其姊之上之势，姊妹俩将无月楼发扬光大，远近知名！

多少王孙公子、巨贾富少、风流剑士俱不惜巨金重聘欲一亲芳泽，奈何无月楼素有个不太近情理的规矩，无月楼中无月

妓，但闻歌声几时有，无月楼女非青楼，在这里，你宝剑搁在脑袋上，金银堆满了山，也休想她姊妹陪你一宿，她们卖歌不卖身，这规矩真出了名！

因此白藕红莲成了北派弟子的偶像，王家大胡同也以她姊妹为豪，似乎无月楼成了王家大胡同的金字招牌。

公孙天健不是痴人，一踏进王家大胡同便觉得情形有了异样，平常这里人来人往，好不热闹，但今日竟显得冷冷清清，仿佛凝结着一股说不出、看不见的愁云！

他的步子才迈进胡同口，俩个身穿化子衣衫的汉子已朝他拥来，但当他们俩看见公孙天健身后还跟着两个陌生人时，他俩都刹住了身形！

公孙天健招手道：“燕子李三！”

燕子李三，这名子挺响，在九流中，他是盗中之盗，一身功夫软硬皆行，手上盗物的本领江湖上无人能出其右，终因年岁渐长，金盆洗手，与那一行撕断了线！

燕子李三上前道：“长老，你总算到了。”

他是按门中辈份称呼，公孙天健虽是一派之长老，他却不分年长辈份，愈是自由随便愈是轻松！

他嗯了一声道：“李三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燕子李三道：“无月楼发生了……”

公孙天健心弦一震，道：“无月楼怎么样？”

胡汉鼎冷冷地道：“去看看便知道了。”

范悟天嘿嘿地道：“公孙兄，别急，别急，这事并非完全不能改变！”

公孙天健怒冲冲地瞪了胡汉鼎一眼，道：“无月楼若有什么问题，你姓胡的休想溜掉！”

胡汉鼎冷笑道：“只怕去了无月楼，阁下便改变主意了。”

公孙天健虽然愤怒达到了极点，但他终究是个老江湖，在

这种情况下始终表现出持重而不轻率，鼻子里仅是冷冷一哼，迈步朝前行去。

无月楼雕梁画栋，绿瓦红墙，琉璃光闪，但这些已引不起这位风尘化子的注意，他注意的倒是无月楼发生了什么事。

无月楼的王媒婆已是铁青了脸，翻直了眼，傻傻楞楞地坐在石阶上，恐悸和畏惧地望着天边！

公孙天健道：“王媒婆！”

王媒婆王大嫂似乎已吓破了那颗胆，叫了一声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整个魂儿仿佛溜出了七窍！

公孙天健登楼而上，叫道：“叶三贵！”

叶三贵是无月楼的楼主，在王家大胡同里干生意买卖当中，唯一不是穷家帮的，他虽不是化子帮的一份子，但他吃的却是这行饭。

叶三贵跨步而出道：“长老，不得了了！”

然后瞪眼道：“红莲、白藕全着了邪！”

公孙天健一怔道：“着邪？”

胡汉鼎冷笑道：“邪门的地方还多呢，这要看你怎么处置这件事？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对付两个女孩子，不觉得太丢人！”

胡汉鼎冷笑道：“本门有个规矩，只求目的不择手段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败类！”他一挥手道：“三贵，带我去看她们！”

叶三贵急着一摇手，道：“长老，千万使不得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叶三贵道：“红莲、白藕两位姑娘也不知道中了哪门子邪，全身剥的精光，在房间里……”

公孙天健一呆道：“什么？”

虽然他年岁已近半百，江湖上怪事见多了，但当他一听两

位大姑娘赤裸裸的没穿衣服，不觉脸上一热，居然还羞红了半边脸！

叶三贵道：“没穿衣服！”

公孙天健苦声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叶三贵道：“这我就知道了。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立刻命人把她俩的衣衫穿起来。”

叶三贵道：“我们试过了，她俩仿佛着了魔似的，穿什么就撕什么，几次派人，不但没用，而且……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哪有这种事！”

叶三贵道：“还有更令人惊异的呢，她俩力大无穷！”

公孙天健双目一瞪，道：“你敢骗我？”

叶三贵道：“这是什么话，我叶三贵！”他咽了口气，道：“不信你自己去看看。”

公孙天健哼声道：“你明知道我不会去！”

叶三贵道：“长老，我瞧这里……”

公孙天健冷笑道：“叶三贵，在我面前有什么话不能说！”

叶三贵道：“公孙长老，你如果仔细瞧瞧，这王家大胡同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点不一样，好像……”

公孙天健心弦一震，道：“什么？”

叶三贵道：“他们好像都中了毒！”

公孙天健心弦一震，王家大胡同是北派穷家帮的发祥地，派中重要人物大多在这里主持生意上的来往，如今这大胡同千把百人全中了毒，北派的重地岂不整个瓦解，他一想登时就觉事态的严重，眉宇顿时锁在一处。

公孙天健道：“什么毒？”

叶三贵道：“我哪里会知道！”

公孙天健当机立断地道：“传沙立生！”

叶三贵一楞道：“沙立生？”

公孙天健嗯了一声道：“沙立生善解百毒，江湖上除了唐门老祖宗的毒功天下最行外，沙立生可说是他唯一可堪匹敌的！”

北派公孙长老在这一地带颇有一点势力，话才传出去，立刻有人将沙立生从别处请来了。

沙立生乱须乱发，一副乱糊糊的个性，但他那双寒利的目刃却较常人为异，白珠子多于黑珠子，一看便知是位精明能干之士。

沙立生嘿嘿地道：“公孙长老，有何吩咐？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据闻这条胡同的人全都中了毒！”

沙立生似乎一震，道：“有这种事？”

他一把抓住身旁的一个中年化子，试试脉，翻翻眼皮，面色随着一变，双目立刻射出两道凶厉的光芒。

公孙天健心底一沉，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沙立生道：“好毒的手段。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什么毒？”

沙立生凝重地道：“这是绝迹江湖卅年前的‘落魂沙’！”

公孙天健面色顿变，道：“落魂沙！”

沙立生道：“‘落魂沙’又叫‘粒粒死’，这种毒沙只要数粒丢在河里或井中，便可毒死所有饮用河水或井水的人，不过毒性发作较慢，先全身剧痒，而后……”

“嘿嘿”胡汉鼎一声冷笑道：“真不简单，贵帮中还有人能认出这东西！”

沙立生双目一瞪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胡汉鼎冷冷地道：“在下胡汉鼎，地狱门！”

沙立生冷声道：“别认为‘落魂沙’是天下最毒的东西，在我眼中，这点小技没什么了不起，不过……”

胡汉鼎冷冷地道：“朋友，少吹牛，你有本事就解给我看

看!”

沙立生一呆道：“这……”

公孙天健悄声道：“老沙，你是否可以?”

沙立生一摇头道：“公孙长老，不瞒你说，解方我有，但药物难求!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只要有方子便好办!”

沙立生摇头道：“太难了，这里面有一味药材非常稀有!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什么东西?”

沙立生道：“乌拉山巅的百灵草!”

公孙天健一怔道：“乌拉山的百灵草，这东西难找呀!”

沙立生道：“症结便在这里，我无法解毒!”

胡汉鼎道：“公孙长老，咱们可以谈谈了!”

公孙天健冷冷地道：“你说吧!”

胡汉鼎道：“本门与贵帮只要结盟!”

范悟天嘿嘿地道：“公孙兄，大局为重，不可意气!”

公孙天健大笑一声，豪迈地道：“我们虽是一群叫化子，但是我们却有一身硬骨头，不怕凌辱，不畏艰难，生值几何?死又能何?北派弟子纵然死光，也不会和你们……”

胡汉鼎冷哼道：“你真要硬干下去?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有本事尽量使出来。”

范悟天道：“公孙兄，你这是何苦?”

公孙天健寒着脸道：“范谷主，你的事江湖上已传闻开来了，咱们是好朋友，自今而后，你我各奔前程，从此再无交情可言!”

范悟天道：“传言未必是实!”

公孙天健冷冷地道：“今天我见的不会有假吧，范谷主，数十年的名声毁在你一念之间，你不觉得太可惜?”

范悟天道：“人各有志，咱们不谈这些!”他话声一转道：

“念在老朋友份上，公孙兄还请三思！”

公孙天健哼声道：“你要我把穷家帮陷于万劫不复之地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错了，和地狱门结盟并不是叫贵派拱手让人，以贵派的实力，再加上地狱门的雄力，我相信……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谢谢，我们天生穷命，没福销受。”

范悟天面色一沉道：“这里千百条人命！”

公孙天健哼声道：“我们认命！”

范悟天嘿嘿地道：“公孙兄执意如此，本谷主也没办法，不过……”

胡汉鼎道：“范谷主，和这种顽石不点头的人已无话可说，他宁愿天下的叫化子死光，咱们难道还要替他掉泪！”

公孙天健沉声道：“姓胡的，你休走！”

胡汉鼎道：“你还想留下我？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不错，这里的人全中毒和你不无关系。”

胡汉鼎道：“也许有那么丁点儿关系，不过你留不下我！”

公孙天健冷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胡汉鼎道：“你只要对我稍有不利，我敢说这里将有大半人七孔流血而死，这话我决非是故作神秘，事实确实如此！”

公孙天健哦了一声道：“我倒要试试你有什么办法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公孙兄，你不后悔？”

公孙天健哈哈大笑道：“我生平做过几件后悔的事？”

沙立生陡然一移身，道：“长老，我有话说！”

公孙天健一看善解百毒的沙立生这般凝重，心里不禁吓了一跳，低声道：“你尽量说。”

沙立生道：“放姓胡的走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可有理由？”

沙立生道：“他并非在说狂话，江湖上都知道‘落魂沙’是天下最毒之一，但还有一样比它更毒的东西！”

公孙天健一震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沙立生道：“催命鼓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‘催命鼓’有什么毒？”

沙立生道：“催命鼓本身并不毒，但中了‘落魂沙’剧毒的人，一听催命鼓的鼓声，情形便不同了，正如胡汉鼎说的，这条大胡同的人都会毛孔流血而死！”

公孙天健寒声道：“你没法子破解？”

沙立生摇头道：“仅有一法，毁其鼓，但难上加难！”

公孙天健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沙立生道：“所谓‘催命鼓’仅是一面小鼓，大如拳头，施毒之人若在这条胡同中，将这面小鼓藏在什么地方，任我们翻破了地，也无法找到这面鼓！”

公孙天健的心情陡地往下沉，他没想到对方当真恶毒地不给化子帮半分反击的机会，他公孙天健纵有万丈雄心，也不能不为北派精英作一打算了。

他惨声道：“好绝毒的手段！”

胡汉鼎嘿嘿地道：“不绝，不绝，至少你还有选择的余地！”

公孙天健沉声道：“胡朋友，假如我要硬拼到底？”

胡汉鼎冷笑道：“你不会，也没那个机会！”

公孙天健冷声道：“我不信。”

范悟天低声道：“老朋友，不是我吓你，你只要真正硬拼，这里将遍地人尸，全都先中毒而死，留下你，嘿嘿……”

公孙天健双目如火，扬声道：“老朋友，你真够朋友呀！”

当他听见自己数十年相交的老朋友竟会说出让人心碎的话时，他那颗侠义之心不禁片片撕碎了，他愤恨也悲怆，不禁仰天大笑，直笑得身颤肉晃！

“哇”——地一声，公孙天健一启口，一道血水喷了出来。

沙立生上前道：“长老，你……”

范悟天上前挥手道：“老友，你干什么？”

这轻轻的一拍使公孙天健的神智一清，立刻抑制住自己那种激动的情绪，双目却愈来愈寒。

他哼了一声道：“范谷主，你请站远点！”

他一招手又道：“沙立生——”

沙立生寒声道：“长老，你请吩咐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立刻召集本派弟子在无月楼前集合！”

沙立生一呆道：“干什么？”

公孙天健惨声道：“解散北派！”

沙立生颤抖地道：“不行，长老，这非儿戏！”

公孙天健沉声道：“难道咱们丐帮只为了苟且偷生而加进地狱门？”

沙立生道：“解散北派便能有济于事么？”

公孙天健苦涩地道：“江湖上有个规矩，散帮解派者，不论有何深仇大恨，自此一笔勾销，好在他们冲着我来，只要我不死，他们不会再为难你们！”

沙立生道：“长老，你想的太天真，他们会给解药？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我相信他们还有点义气！”

胡汉鼎冷冷地道：“你妄想！”

公孙天健怒道：“你要赶尽杀绝？”

胡汉鼎道：“门主有令，如果北派化子帮不欲加盟，则即日起江湖上再无一个叫化子，在下奉命办事，得罪之处，尚请多多包涵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你对付的只是北派！”

胡汉鼎道：“目前是。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你对付的仅限于化子帮弟子，在本帮中若非本派弟子，自然不在对付之列了？”

胡汉鼎点头道：“不错。”

公孙天健立刻又道：“好！胡朋友，在下只有一事相求，希望阁下立刻答复，否则老夫今日拼了北派全部弟子！”

胡汉鼎嘿嘿地道，“什么事？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在本胡同中不是北派弟子者，请你立刻给他们解毒药，地狱门江湖一毒，我相信还不会毒到绝无人性！”

胡汉鼎沉冷道：“这……”

公孙天健发丝一直，吼道：“怎么？不答应么？”

胡汉鼎道：“在下照办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好，咱们无月楼里谈！”

他一投身子和沙立生直往无月楼行去。

无月楼窗明几静，绿色窗帘，绿色屏风，摆设幽雅，静中透着一股淡淡的书香气，的确是个好地方。

公孙天健坐定道：“胡朋友，红莲、白藕可也是阁下施的手法？”

胡汉鼎哈哈笑道：“不瞒长老你，那非本人之意！”

公孙天健一怔道：“那是谁的意思？”

胡汉鼎道：“是这位范谷主！”

范悟天一震道：“老胡，你……”

胡汉鼎笑道：“大丈夫敢做敢当，何必畏首畏尾！”

公孙天健扬了一扬，道：“有这种事？”

范悟天干笑道：“老胡胡说八道，公孙兄，千万……”

胡汉鼎道：“这事你否认也不行了，门主要我挑明的！”

公孙天健发丝直竖，沉声道：“范谷主，我真没想到你会没出息到近乎无耻的地步，红莲、白藕和你何仇何怨，你使这种手段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无他，公孙兄，只为爱！”

公孙天健一呆道：“爱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不错，无月楼的红莲、白藕，天下绝色无双，我范悟天虽然雄霸一方，谷中藏有姿色的美女也不在少数，但和贵派这两位天仙样的大美人一比，那又差得不知多少倍，为了爱，我只好略略施了点小手段！”

公孙天健淡淡地道：“小手段？差点没要了她们的命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不要紧张，我不会要她俩死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你施了什么毒？”

范悟天道：“我不过在她们身上略略施了点小玩意，使她俩身上奇痒难止，直到服下本谷主的解药为止！”

公孙天健怒道：“立刻给她俩解药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有条件！”

公孙天健道：“说吧，我化子流年不利，才碰上你们这批凶神……”

范悟天道：“把她俩送给我！”

公孙天健哂道：“如果不呢？”

范悟天嘿嘿地道：“只怕你作不了主。”

公孙天健大笑道：“我不信你范谷主能带她们走！”

范悟天道：“错了，老朋友，我不会硬抢更不会硬夺，我只有一点必须向你说明，她俩这种怪痒若不经我解救，只怕会痒死为止，还有，这种怪痒不容易根除，非经常服用本谷主配药不可！”

公孙天健仰声道：“好手段，好手段！”

他一拍手道：“王媒婆，快把她们带来，见见这位大恩客！”

王媒婆吓得直发抖，急忙奔了过去，没多久，两个蓬头散发的美艳少女，身上仅披了一点衣缕，面上皆显露着一种难以抑制的痛苦！

她俩的手已被布条细扎在背后，那情景真惨，当真是花枝

招摇，谁也不会相信无月楼的两朵含苞待放的艳花人在顷刻间变的这样子。

白藕颤声道：“痒死了，痒死了！”

红莲颤声道：“长老，求你救救我俩！”

公孙天健惨声道：“你们该求这位范谷主，他看上你们！”

红莲颤声道：“范大谷主，请你饶了我姐妹！”

范悟天大笑道：“当然，当然，本谷主岂能不知怜香惜玉！”

他忽然挥挥手，道：“快服下——”

两点黑影有若电光石火样朝着红莲、白藕两人的嘴中射去，她俩一启齿，急忙将那两颗丸子吞进腹中。

说灵真灵，白藕、红莲吞那两颗丸子之后，身上剧痒立刻消止，她俩长长地喘了口气，面上那种痛苦之色渐渐减退。

公孙天健道：“王媒婆，解开她们的手！”

王媒婆见手下两棵摇钱树突然好了，心中真是像花一般的怒放，立刻动手解开了她们两个的手脚。

白藕喘声道：“范谷主！”

范悟天嘿嘿地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白藕道：“你解救我姐妹危困，这般大恩大德，我姊妹没齿难忘，不知道应该如何报答才是？”

范悟天嘿嘿地道：“不用，不用。”

红莲一摇头道：“那怎么行，我们两派穷家帮素有例规，受人恩惠，点滴必报，我姊妹自知怪痒难医，而你，一颗药丸便解救了我们，这般情义可非寻常！”

胡汉鼎笑道：“要报答太容易了，事后侍候范谷主时多尽点力……”

白藕一笑道：“那是自然——”

范悟天道：“你们姊妹自现在起已是我的人了，我要带你